

春風相識

試評鍾肇政小說「望春風」

應鳳凰

「望春風」是以小說體裁，描寫臺灣民謠作曲家——鄧雨賢先生一生的故事。

嚴格點說，還不能算是「一生的故事」。因為從書的第一句「昭和八年、九年」開始寫，到書的最終了一句「昭和十九年……享年三十九歲」為止，中間不過整十年的時間，所以只能算是鄧先生「後十年」的傳記。

鍾肇政先生在文學園地裏，已是多年有成的小說作家。加上他的大部份作品，都以「臺灣日治時期」為背景，駕輕就熟之外，「望春風」的出版，還可以有兩層意義：

首先是這曲家喻戶曉的臺灣民謠「望春風」，如今總算有人來告訴我

們它的作者，以及這位音樂家大半生的故事了。在那麼一個異族統治的時代，譜幾曲「隱隱含著光明希望」的純臺灣風歌謠，別有一種藝術家的感人處與不朽處。第二十八頁上寫道：「至於他能不能永垂不朽，這一點當然有待時間來證明。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斷言……，只要這苦難仍在，他的歌曲便將永遠受着人們的喜愛」。

另外，鍾先生與鄧先生，同是桃園龍潭人。他們除了是同鄉，鍾先生的父親與鄧先生的父親，還有層師生關係。作者在後記裏說「一直盼望著有機會能寫這麼一部作品，紀念紀念吾鄉先賢」。（頁二八四）

這部作品是成書了，出版了。鍾先生沒有辜負他「最恰當人選」的任務，克服了在寫作過程中，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難。今天，「望春風」的歌除了在人們的口口唱著，書本也在讀者大眾的手中流傳著——作爲一個文學工作者的鍾先生，作爲民謠作曲家的鄧先生，同樣令人欽敬。他們在臺灣文學藝術的開拓上，都貢獻了一份可貴的力量。

從文學家爲音樂家寫傳的「模式」，想起了一本筆者相當喜愛，也爲大家所熟悉的「貝多芬傳」。

那是「羅曼羅蘭」寫的一本小書（作者自己在序上，開頭就寫：「當我寫這本小小的貝多芬傳……」）。但，那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小書。中譯本雖然短短六十四頁，而全書真像一首雄壯的動人的樂章。「曲終，覺天風海雨逼人」；好比聽完貝多芬樂曲時，耳邊仍然餘音不絕——當你讀完全書時，也覺得心胸中所震撼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或許因著羅曼羅蘭本人，兼擅長歷史、音樂與文學。他一枝文學巧筆，才如此傳神的描繪了另一尊不朽的靈魂。這書叫那些即使不很懂音樂的讀者，透過文字之傳達，也受到同樣的藝術洗禮與情感

衝激。藝術的形式儘管不同，人生啓示却沒有分別。

「貝多芬傳」雖是文學佳構，究竟是一本資料完備的個人傳記。書中三步一「按」，五步一「註」。這些密密麻麻的註記，一方面表現了寫傳者資料收集得豐富，一方面也看出他歷史手法的精巧獨到。即使描寫貝多芬的某種心情，也不忘在「註」上，廣泛引用他的書信或筆記。

羅曼羅蘭另外有一本出名的長篇文學創作——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。這就是一本「創作小說」了：充滿了傳奇性，純屬虛構的小說，儘管他也參考了貝多芬的部份生平……。

也許這就是小說與傳記的不同之處。「望春風」的寫作形式，正介於這二者之間。該叫做一種「傳記小說」吧？

「望春風」全書最後一頁（後記裏的最後一段）寫道：

「本書雖然以我所探聽到的鄧雨賢先生生前事蹟為主而加以構成，但一些情節，人物却是虛構的。因此，這不是鄧氏的傳記，祇不過是『小說望春風』而已。」（頁二八六）

果真是這樣，這本「小說望春風」，就不免給人一種「時時警惕，步步留神」的感覺。或者因書中人物的名姓，真有其人，故而書中的所言所行，只能盡量以事實為藍本。因此，寫這本書，即不像寫「虛構的小說」那般毫無顧忌，可以盡力在想像的領域上馳騁。無怪乎讀來有三分沈悶。「小說」曾叫作「傳奇」，不能傳其奇，就不免要減二分精彩了。

有些情節是我們想知道，而書中沒有的，舉個例——

書名既為「望春風」，書中竟然沒有這支曲子的創作過程與動機（倒寫了「雨夜花」的）。「望春風」歌詞誰寫的？詞和曲的作者之間是什麼關係？在怎樣的心情下譜成這首曲子？曲成後得些什麼

反應？

歌名既同時爲書名，這些內容應該是重要，也是讀者有興趣知道的。作詞者李臨秋先生曾爲此曲上過電視，足見這些資料尚不難找。

又，主角幾次感情波折，似乎有意儘量寫得平淡。比如，與男主角同赴日本闖天下的「純純小姐」，總覺得她的面目，寫來有點模糊。

是因爲鄧夫人以及在臺哲嗣的原因，而使寫作者有所顧忌嗎？無法暢所欲言——也許正是「傳奇小說」難寫的原因之一。

讀過「歐文史東」寫的「楚谷傳」（正中書局版，書名譯「生之慾」），才知道史東的傳記小說，是何等的在有限資料上，運用大量的小說筆法。畫家楚谷，多次在感情上遭遇打擊，曾與妓女同居，最後甚至於發狂割耳。史東毫無隱諱的寫他在情感上，藝術上的每一次挫折，波濤起伏，感人肺腑。

多少藝術家有常人看來「大逆不道」的言行。然而也因為他們的真實，而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可貴。他們有過人的才華，也有他們自己遵循的人生原則，這些真純動人之處，正是一枝文學妙筆，所應該努力去捕捉的。

「望春風」的後記還有一段：

「……我……正式展開了蒐集資料工作。我見到鄧夫人和兩位在臺的哲嗣。……他們都是樸實親切……的君子。他們唯一擔心的是我會把鄧先生寫成一個傳奇色彩濃厚的人物。

……我力陳一向以純文學作家自居，保證絕不寫出有損前人人格的故事，才得到遺族們的同意這麼一本書。」（頁二八四）。

從這裏，我們知道作者動筆寫這本書，實在不完全是寫「小說望春風」的。

既蒐集了資料，又依據鄧先生舊日親友同意及口述，可見傳奇性小，而傳記性大。如果增加幾頁傳記性材料，加幾幀鄧先生照片，或幾張他的手稿筆跡，對於讀的人，也許瞭解起來，較親切也較直接吧。

主角鄧先生臨終之前的最大願望，（也是他未竟的遺志），就是帶著一家人到大陸去。在病床上，他對太太說：

「啊……莞妹，我好高興哩。去了大陸，不會再有日本人，大概也不會空襲。東西也不必配給吧。」

又說：

「多好。那是我們的同胞哩。真正的同胞，有一樣血液的，講一樣的話的。」（頁二七九）讀到這裏，才知同胞民族間的血肉相連。這塊土地上，還不知有多少可敬可感的靈魂。他們對祖國的嚮往關懷，真是無可比擬的。

而鄧先生終於沒有「望」到「春風」——他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一年又兩個月時去世的。好遺憾。

如果您收到或買到的「書評書目」
有破損、缺頁等情況，請寄回下址更
換：

臺北市永康街三十七巷十九號